

2021 年一个普通的秋日, 王安忆老师说晚上有个重要的人要来复旦, 顺便会来旁听她的创意写作课。我们后来知道, 那位重要的人是萧军先生的孙子萧大忠。我想起了王安忆散文《怀念萧军先生》里的记述: “记得是一九八

六年的最后一日, 也就是除夕的晚上, 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 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 具体说什么, 至今已记不清, 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 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 书写的场景化作现实, 令人感觉十分奇异。王老师对我们

谁动了松树的根须?

融 融

我家建在两千七百多英尺高的一片岩石地上, 绿化和菜园都要买土。地很大, 花园有限, 我们在薄土上铺了碎石, 并用嶙峋怪石做了园景, 一劳永逸。两年前, 寸草不长的园景冒出来五棵油亮亮的松树苗。松针柔软, 微微弯曲, 给我新生婴儿的意象。一棵长在园景中央两块大石头的后面, 还有四棵均匀地分布在四周。这么巧, 疏密有致, 我说, 好像人手种植的一样。但是,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以为仅仅是巧合, 不知道它们能够活多久。没有浇水, 也没有施肥, 视之野草, 不加以理会。

眨眼两年过去了, 突然发现五棵松树一棵不缺, 长到两英尺高, 松针笔直, 张牙舞爪, 昂首挺立。传说松树是神奇的树, 能驱走不幸并带给人们幸福, 尤其是降落在房屋附近的, 象征着长寿和繁荣。我家的松树真是从天而降, 带来人意料的喜悦。今年天气格外酷热, 小松树不喝水, 不施肥, 依然节节长高。先生挖出两棵, 移植到相对应的另一个景点。天天人工浇水, 加倍看顾, 百无一用, 都死了。我去收拾时, 听到这样的留言: 谁动了松树的根须? 是啊, 同样的地貌, 却看不见地下的秘密。就像我们移民, 落在同一个地方, 却有不同的结果。



提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普契尼、伽利略这些大名鼎鼎的画家、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 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 可你们是否知道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那就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托斯卡纳。你也许会好奇为何托斯卡纳是这么多艺术巨匠, 甚至是文艺复兴的故乡? 这里除了地缘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的各种机缘巧合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美, 美得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首府翡冷翠以南蜿蜒起伏着大片耕作精美的丘陵地带, 山谷间散落着古村、古镇、古道、神殿、农庄、客栈、修道院星罗棋布错落有致, 其中汇集着众多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

摄影

忆认为, 它“跨越了一个写作社会化的过程”(《写作生涯的开端——一篇没有面世的文章》)。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情感的生命》, 发表于 1995 年第 4 期的《小说界》, 在这篇文章里, 王安忆提到了她关于现代散文写作的重要看法: “散文, 真可称得上是情感的试金石。” “那么, 我们真实所感和真实所想的质量, 便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这实际上为广义的现代散文写作和王安忆自己的散文创作都提出了极高的审美要求。她的这些先进的散文文体观念, 在这本散文集里都有隐微的展现。正如《黄土的儿子》中所言: “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 and 对待生活, 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 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王安忆问道: “情感到哪里去汲取力量? 大约就是到张伟说的那个‘野地’。”(《情感的生命》)

王安忆写母亲、写路遥、写顾城、写巴金、写陆星儿等, 又不只是写对故人的思念。如果我们将王安忆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 那么她惊人的“溯源”功力, 接近社会考察般确凿的对地名、人名的确认, 对历史事实来龙去脉的整理, 都将在更辽阔的时空中, 成为她的“复杂写作”的准备和创造的契机。如《溯母亲足迹向浙西》一篇, 写作于 2003 年盛夏, 王安忆寻 1942 年春夏至 1943 年春母亲茹志鹃在浙西生活的足迹。她一点

一点, 经由不同人的帮助找到了母亲的同学, 母亲书信中提及的地景和场景, 那些具体的历史记忆被重新绘制出情感的风貌: “当年的浙西行署, 已回原山林天地, 活跃蒸腾的景象, 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那烟云深处, 有我母亲, 寂寂的少女的身影。”《遍地流火》一篇, 又为德清、临安、天目山、大明山的浙西足迹做了其他的注脚。这让我想起, 王安忆曾经仔细分析过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 关于小说中人物的来历、家乡的背景, 她比照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王安忆式的“看”, 是反复的怀疑, 又是辩证的追索。母亲茹志鹃的笔记中, 提到“林窟”这个地方曾经是兴旺的集市, 现在向当地人打听, 回答都是“没有了”。“什么叫作没有了呢?” 王安忆在《括苍山, 楠溪江》中发问。于是, 一个失踪的教师、一个失踪的地方, 被取消的表象意义在此融汇。王安忆看到“罗彻福德镇”时比对地图后收获到的“找不到”, 和



建筑、艺术精品, 不少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美丽之境自然也吸引了我很强的好奇之心, 我便和好友一起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 入住一座经典的当地农庄, 巧遇了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郎——农庄的主人。当她惊喜地看见我们拿出各种照相器材时便问道: “你们是摄影师?” 我朋友回答道: “我们是摄影师。”还指着我说: “他是专业的, 非常有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连忙说他开玩笑, 而意大利女郎则兴奋地说: “太好了, 我带你们去拍照, 我也喜欢摄影!” 于是我们便坐上了她的越野车, 奔驰在乡间小道之上, 在她的带领下终于欣赏到、拍摄到这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田园诗画!

七夕会

读姜白石诗句: “人生难得秋前雨”, 并没有感同身受。前几个月旧金山刚入冬, 这里讲情调兼以不在乎煤气电费账单的人家就早已烧起壁炉。姜白石这一句, 仅与三伏酷暑刚把豪雨逼退的凉爽天气相宜, 而况它并非泛指。事缘姜老曾被老友张平甫请去外面消遣, 他辞谢了, 为感谢盛意, 写下绝句: “老去无心听管弦, 病来杯酒不相便。人生难得秋前雨, 乞我虚堂自在眠。”老病之人, 听音乐无心, 喝酒不相宜, 最好趁下雨在家睡懒觉。淅淅雨声, 丝丝冰凉, 席上酣眠, 何等享受!

读罢自问: 这一类“难得”可有? 当然, 如果标准不高, 说“难得”触目皆是不算夸张。从身体说起, 因椎管变窄压迫神经引起的腿部酸麻疼痛, 不离不弃已近一年。专业理疗师通过视频作指导, 天天锻炼, 贴中国膏药, 拔火罐, 照 X 光, 核磁共振, 红外线, 按摩……试了许多种, 迄未见效, 也没变坏。唯一的不方便, 是走路超过十分钟, 要坐下来歇息。不以为苦, 相反, 差点给它贴上“恰到好处”的标签。理由是: 痛不是可以度身定做的, 它来了, 强度居然适中, 可忍受, 又不可放任, 正

打听“林窟”时得到的回答“没有了”是类似的。她把这种不理解始终记挂在心上, 谜之思家日益积累, 最终生发出写作的需要来。她的散文是这种创造和梳理的过程。从《溯母亲足迹向浙西》, 王安忆再将多篇浙西纪行幻化为 2012 年的短篇小说《林窟》、散文《括苍山, 楠溪江》和 2015 年的长篇小说《匿名》。她以复杂的写作实践, 践行着自己的散文观念, “为情感找到生命, 让它可以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情感的生命》)。

王安忆写成长史, 又不多写成长的琐屑, 而是为自己设定了不少自我教育的契机。王安忆写行旅, 又不多写走马观花, 她看得见城市忙碌生计里的奢心(《台北的街》), 也能从颓唐和不耐中提炼出自然的力量, 说服自己“经过忧郁的历练, 才有抵抗力, 抵抗春天的诱惑”(《忧郁的春天》)。这是她在散文文体中命名美学生活的努力。1983 年, 王安忆写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69 届

我们家厨房不大, 约有八平方米, 可以容纳 2 个人, 这是我爱人和女儿掌勺的地方。平时, 我爱人会烧家常菜, 她是厨房的主人。这次疫情期间, 女儿居家办公, 她偶尔也会去厨房学习烹饪。我从前不去厨房, 与烧菜、烧饭从不沾边。而这次疫情期间, 我为了多学手艺, 也会去厨房当新厨工, 开始学习做美食。在食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要像平时那样翻花样, 丰富菜品, 同时, 又要考虑全家人的口味, 已经成为一大困难。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在两个冰箱内找到了几小块零碎的猪肉, 我考虑先学做咕咾肉。初学咕咾肉, 我将冰冻的猪肉化软, 洗净, 再切成一片一片。然后, 用刀背反复敲薄。此后, 放入油锅慢火两面油煎少许时间, 变半成品, 出锅后放入加有生抽、黄酒的盛器内浸泡三十分钟。待吃饭前,



人生难得

刘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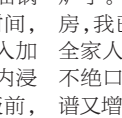
好用来“宅”家, 天天理疗, 药熏, 热敷。疫情流行以来, 出门极少, “单调”是务必摆平的难题, 而它教我天天有事可干。另一“难得”, 是和外孙女的交易。六岁的小 C, 还没学会用钱, 但有了第一个钱包, 妈妈给的。为了填充钱包, 积极“接洽”。我向她订的是一本连环图, 书名是《我和姐姐游夏威夷》, 一共 20 页, 要有图画有文字。首先, 她从我的书房拿走一沓白纸, 折叠以后用订书机订成“书”, 然后, 兴致勃勃地标上页码, 写, 画, 独自完成大半, 不懂的句子让妈妈代写。最后, 得意地给我“交货”。我说, 本来说好价格 20 元, 但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要扣掉 10 元, 好不好? 她点头, 收下 10 元, 郑重地放进钱包。

特例之外, 还有常规, 如读书, 看蓝天、云和大海, 看小孙女在公园草地上疯跑, 赤脚沾满晨露。此外, 可参考叔本华的说法: “对每一外在和在困扰之最有成效的慰藉即在于: 去发现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除非你可以施以援手, 不然, 连叔本华也未必认

初中生》, 并随母亲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对于王安忆作品的研究者来说, 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许多精神资源都开启于那时。王安忆回忆道: “我渐渐知道现实生活跟美学生活是两种生活……当你决定要做一个写作者, 那你就是要做一个在美学生活里的人, 做一个在文学生活里的人。”(《写作的再发现——美国留学的启蒙》)

王安忆对现代小说文体的认知和小说体

再放入面粉、葱花, 最后, 起油锅将半成



同, 他说: “这对于整个人类的不幸来说, 能说明什么呢?” 不过, 从自己身上寻找“比不上此刻”的回忆, 倒是不难的。

比如, 制造饥饿。要享受家常菜, 难道非要秘制“佛跳墙”吗? 去后院干一个早上, 挖土, 浇水, 满头大汗, 不到肚子咕咕叫不歇手。筷子下的青菜荞麦面就变得美妙无比。又比如, 抓住此刻。还是拿切身的坐骨神经痛说事, 坏下去, 就要动手术, 要担风险, 前景难卜。既如此, 何不坐实眼前? 能走就尽量走, 尽量延缓老化, 这一过招充满挑战性, 即使败局注定, 击退“无聊”也是现成的福利。如果不怕被讥为“吃饱了撑着”, 留下一些缺憾, 以供将来在“更坏”的情形下作对照。准此, 我把五十多年前最难熬的岁月写下的文字, 再次输入。

写到这里, 俯视后院, 贴邻栽在栅栏旁边的三棵椰榆树, 叶子落尽, 光秃秃的树枝贴在蓝天。记起三个月前和芳邻争吵, 为的就是这些树。那是夏季, 丰茂的叶子侵入, 阴影把我家的菜地遮蔽, 害得苦心栽培的番薯叶死样活气。我见状火了, 把枝条砍下, 归还原主。主人扔回我这边, 最后以我妥协, 自行处置告终。落叶仿佛对我说: 争什么呢? 此刻, 轮到赞美难得的凋零。

文学艺术是作为整体的“艺术”的一部分, 王安忆的写作实际上是由广义的艺术认知构成的。这些艺术门类, 包括了音乐、影视、戏剧、绘画、舞蹈、书法、雕塑等等, 甚至还有不断的行旅, 借由跨文类的“阅读经验”细细摩挲自然世界的纹理, 再借由广阔世界的历史经验创造出新的虚构世界。这些珍贵的记录, 在第三辑、第四辑作品集中均有细致的呈现。

王安忆曾说, 如果不写作, 她可能是一个工科生。对“格物致知”的殷切追求, 也使得她的散文具有别致的整体性, 从现实的常理, 到文学的逻辑, 再到艺术的效果, 条分缕析地为我们讲述故事从拆解到创造的趣味。阅读这些文章, 我们感受到一个善于学习的艺术家, 如何从当代的日常生活和阅读生活中汲取养料, 批判反思, 并一砖一瓦营建起独一无二的美学屋宇。

没有这些文字, 我们将错过许多不同的“王安忆”, 也正是经由这一丝一缕的复述与重构, 她的艺术世界日益恢弘, 显示出通过“故事”与“讲故事”的禀赋和能量所开凿的精神世界和美学生活。那么坚实、奇异, 别有洞天、水落石出。

(此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书《王安忆散文》序言, 因为篇幅原因, 本文略有删节)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

